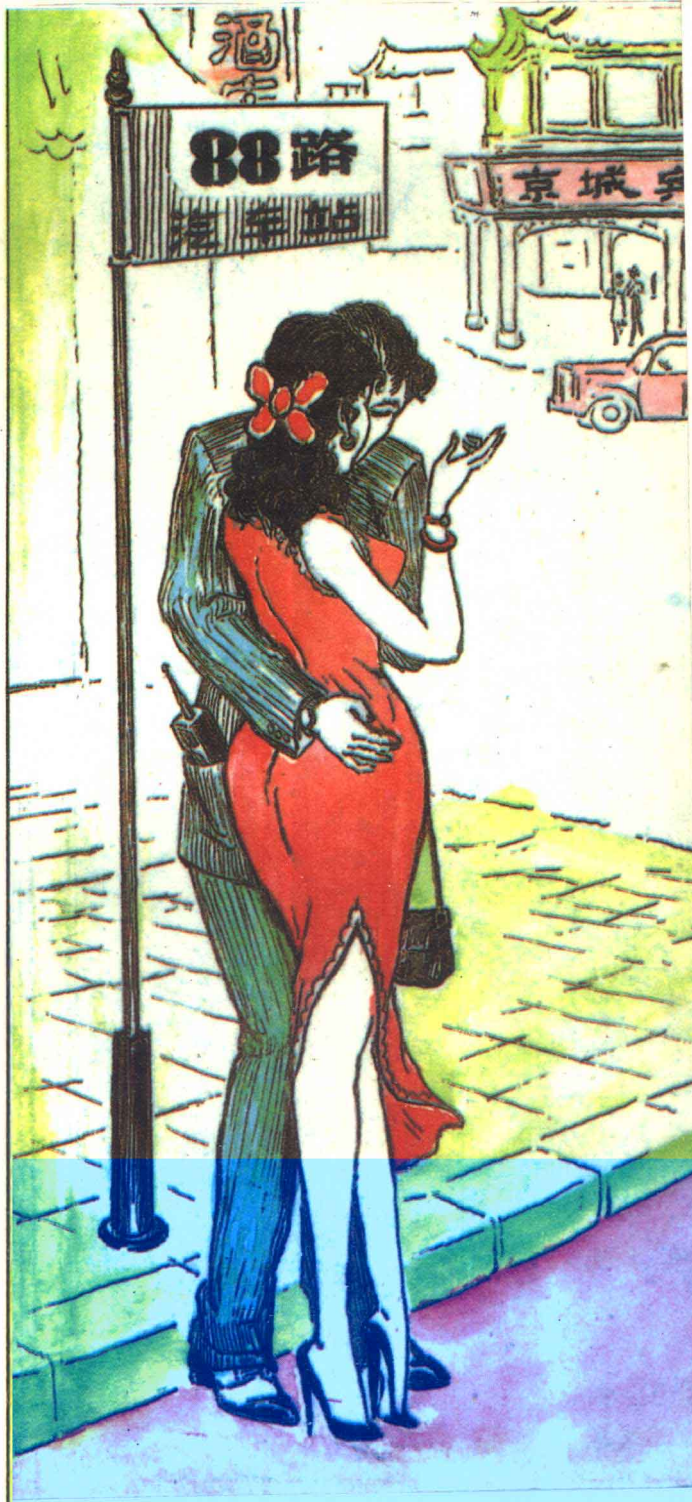


帝

京

——
老贾著
——

北岳文艺出版社



·《废都》已是过去·《帝京》在呼唤读者·《废都》已是过去

帝京

老贾 著

北岳文艺出版社

·《废都》已是过去·《帝京》在呼唤读者·《废都》已是过去·

(晋)新登字第2号

责任编辑:老 余

封面设计:生 村

帝 京

老 贾 著

北岳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太原市解放路46号楼)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北京经纬印刷厂印刷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11.5 插页:2

字数:24,7000

1993年12月第1版 1994年5月第1次印刷

印数:1-10,000

*

ISBN 7-5378-1289-6/I·1267

定价:9.80元

□ 中国当代文学三巨头



□《废都》《白鹿原》《骚土》三部书轰动之后，却引出这三位作家共聚一堂，切磋文学之路，商榷《帝京》的定稿。

肉体与灵魂的脱解，肉体只能在淫荡中腐烂，而灵魂也失去了依托。

510252/16

恍恍惚惚，白日作梦，也梦阴曹地府，也梦霓裳羽衣，也梦绝色侍人，也梦童年旧事，渐渐地竟然不晓得是他在做梦，还是梦在做他，庄生晓梦迷蝴蝶，信有以也……

吾从周只觉得身子轻轻扬扬，飘飘悠悠，搭上了火车，却又听不见火车轮子的聒噪的碰撞摩擦的嚓嚓声，和老牛似的“哞哞”长吼，不知不觉地来到了一个从前没有到过的地方。只是那里墨黑墨黑，消停了半晌才从墨黑一团中洒出一些光亮来，却也只是漆黑的光。在黑暗之中，身不由己地往前走，脚底下什么也看不见。只听一片浪花哗啦哗啦地翻，一阵阴风呜呜咽咽地刮，欲待止步，却又觉得前面的领口叫人扯着，后面的背上有人推着，站也站不下，停也停不住，只好深一脚浅一脚地走，横下一条心，大不了是掉到河水里，还有两个不怕死的前呼后拥地陪着，七八成也送不了命。低头是死，抬头也是死，索性硬撑着麻麻胆子，大步流星地走去，倒也相安无事。

不知是从船上还是从桥上过的河。说它是船，却又不曾在河中游走，只是从河这岸一直铺

到河那边。说它是桥，吾从周的前半辈子也是走州过府，游出玩水，长桥短桥独木桥也曾识过许多，从来没有这一次，觉得桥身扭呀扭的，扭成一团麻花，就象是一条巨蟒在不停地翻腾，滑溜溜的，湿乎乎的，活物的感觉从脚底一直穿透到脑门心，却也十分有趣。

待到于漆黑一团之中过得河去，那两个人告诉吾从周说要到前面去找车子，让他在河岸上等一会儿，便向前跑进那更是黑得一塌糊涂的所在。吾从周自家少不了写写画画，又和帝京城的王道民龚靖元们相解，便也懂得墨分五彩、墨色深浅，刚才走过的地方，还只能算得一团焦墨，枯墨，眼前的所在，才是真黑到了家，从无边无际的所在，泼墨四溢，洇化开来，不光是感到了黑的浓稠，还感到了水分饱满，沁入毛孔，说来也怪，眼前泼天家黑，吾从周的眼睛却好使了，居然能够从墨黑一团中看得清楚眼前的一切。

刚才迈过的桥，哪里是船是蟒，却是完全相拥相抱在一起的一团赤裸裸的男人和女人。他们面目模糊，看不清脸上是痛苦还是欢乐，只是看见黧黑的宽阔的臂膀把一团粉白细嫩的身子拢在怀中，那些白生生的乳房和藕瓜的胳膊和腿儿又紧缠在那孔武有力的肌体上，互相绞杀，互相压榨，□□□□□□（作者册去十六字）吾从周数来数去，也没有数清到底有多少颗脑袋、多少架身子，却只是惊叹，自家也算是风流一场，却从来也没有料想到无计其数的男女相搏，竟会演化出如此壮观的场面，刚的越发刚，柔的越发柔，黑的越显其黑，白的越显其白，恰似一幅巨大的旋转不已的太极图，轰轰烈烈地转着。若是一旦停下来，那就会坠下幽深深的河谷里，被那些巡逻的夜叉、舞枪的虾兵、开壳

的蚌勇、持钳的蟹将托举了去，也不知被押解到哪里去。

吾从周好生奇怪，仔细一看，才看见桥边立有一块牌子，上面大书“风流桥”三个字。想这里黑乎乎一片，定然不是人间阳世，可是，过去下地狱，只说是要过奈何桥，可从来也没有听说过什么“风流桥。”罢罢罢，思来想去不知究竟，不如往前走，寻人问一声。心里想着，脚下便走，早把刚才二人要他在河边静立等车的话语忘个干净。

顺着还算是平整的路走上前去，不久便来到一处宽阔的地方。只见一片通明瓦亮的橱窗，里面摆设的全是生平未曾见识过的景象，每一个橱窗里，还有顺顺溜溜的几句话。想吾从周是何等人物，对诗文图画无所不通无所不晓，不禁站在橱窗前一一赏玩过去。

只见一个鼠头獐目的男子，正赤裸着身子从窗户里往外爬，一副贼模样，另一个五大三粗的汉子，正在门口站起一个大字、浑脱脱一座黑铁塔，另有一个云鬓不整、衣衫散乱的女子跪在地上讨饶不迭，诗云：

可恨贼人本领强，
不偷金银偷娇娘。
只求云情复雨意，
何思今日无处藏。

又有几句话，是写那跪在地上的女子的，诗云：

妇人徒有头发长，
何等见识缺眼光，
夜黑不辩情急相，
错把泥鳅作金刚。

吾从周思忖道，这般歪诗歪画，也致拿来污人眼目，单说这后四句诗，每一句都说得明明白白，合起来却又是糊里糊涂，说这妇人情急难奈，与那贼人苟合，还是夜深之中被那贼人着了手脚，坏了清白，是偷情还是骗奸？这样的歪诗，怕是刘云五都看不上眼的。

又往前走，这一个橱窗里，是一个白胡子老头，瘦得浑身只有骨头没有肉，活象是医院里挂着的人体骨骼模型，却手中执一柄扒子，蹲在灶火旁边扒灰，一个年轻妇人正裸着馒头山一样的大奶子给一个娃儿吃奶，还抿着嘴笑哩。诗云：

常说人老心不老，
满把胡子吃嫩草，
老牛耕得百亩地，
莫让儿媳地荒了。
怀中孩子好惶惶，
落地不知爹和娘，

追着爹爹把爷叫，
叫得为娘心里慌。

这几句顺口溜，也还看得过去，吾从周又接着往下看。这一幅却是古妆仕女婷婷地站在绣楼上，手捧绣球半遮面，楼下面却有两个男人在对打对杀，拿刀的腿上扎了个窟窿，拿枪的捂着一条胳膊，却又都傻呆呆地看着楼上的小姐，诗云：

常言色胆大于天，
自家小命值几钱。
拼得一死酬知己，
常得佳人带笑看。

吾从周心想，诗句是比前两首工整了一些，却又嫌文气太重，也算不得好句。再快走几步，掠过几幅立意平平的诗文，在身穿猩红小袄的吹箫女子面前停下步来。只见那女子，粉面含春，长眉入鬓，双手捧定一只悲箫，作沉思遐想状，旁边是一个穿得花团锦簇的男子，一手执着乌龙戏珠酒壶，一手执着洒金折扇，似乎在品评那听不见却看得着的悠悠箫声。旁边还有一首叫不出曲牌的新词：

雅爱异玉，性喜吹箫，何人识得无声调？粉脸轻摩，纤指巧扞，把定了亲大大的命根儿摇。樱唇吐纳，银牙噬咬，舌卷玉杵，唾濡神龟，把三魂儿散，七魄儿销。且莫道金莲心思恁般重，大官人最喜的是这一招。

看罢这首词，吾从周才醒过神来，直抱怨这画作的的不伦不类，明明是又村又俗的勾当，却给不知姓甚名谁的画家弄得不知所云。原来，这幅画和这首词，说的是潘金莲和西门庆的故事，潘金莲不只是美色诱人，还善于使小性儿，揣摩他人心理，能阴地里使刀子，也会使出百般手段讨得汉子喜欢，她和西门庆同房的时候，总爱用唇口抚弄西门庆的那活儿，使西门庆乐不可支，对她备加爱怜，书中称作“弄玉”、“品箫”，可笑那呆画家，把这弄玉、品箫全作另一番理解，到把这一对淫夫淫妇画作大雅之人。恍惚之间，却想到自家的柳宛儿也曾作过这般戏耍，不禁哂笑一声。

便听得一声怒喝：“下面是何人，竟敢在森严大堂戏语喧哗，目中全无洒家！”早有几个喽罗拥过来，把他吆五喝六地赶到旗牌整严的大堂上。

抬起头来望去，只见大堂上人员雁翅儿排开，正中坐在那位爷，目似玲当，嘴巴上高高翘起一排牙齿，黑洞洞的大喉咙里发出震聋耳朵的吼声：“吾从周，你秽乱人间，作崇帝京，辱没斯文，玷污升平，我铁面判官笔下无私，这是状子，你自家拿去看吧。”便把一张写满密密麻麻的字纸扔过来。

吾从周接过那张纸，果然是一条一条地列满他的十大罪状，

从他写言不由衷的文章蛊惑世人，到他陷几个女子于苦痛之中，历历道来，吾从周来不及细看，便匆匆地看那最后几行字：“……风化法庭根据以上数条罪状，特宣判吾从周罚入风流地狱，遍历诸种磨难，以观其后效。”早有一群小鬼欢天喜地把他束缚起来，乱糟糟地把他推向刀山火海油锅毒巢，数不清的幽灵都冷漠而又兴灾乐祸地盯着他……

突兀传来一声鸟叫，吾从周暗想，这些日子忙得手脚颠倒日月无光，连这最普通不过的麻雀子叫也听得少了，心下一松，松起两片眼皮，却看到一片白花花的，白花花的墙壁，白花花的顶棚，晃得他睁不开眼，又慌忙合上眼，定一定神，却又听到一片人声叽叽喳喳，吾从周定睛细看，这才看清，张文兰、周志、王道民夫人、刘云五一干人等，都围在他的床边，一副又喜又悲的神气，心中不知发生了什么事，惊动了众人，想抬身子坐起来，使了使劲，右手撑住床沿，却觉如同撑在棉花堆上，用不上力气，身子恰似灌了铅。

却原来，周志在火车站候车室里看到吾从周突然中风，顾不得其他，急忙跑到候车室外面的子场上，寻找车辆。别看是广场上的出租车多如蚂蚁，“皇冠”、“奥迪”、“夏利”来来去去如穿梭，可是，一听说是送危重病人上医院，没有一个愿意去的，出双倍的车钱也不干，有的怕把车弄脏了，有的怕沾上霉气不吉利，甚至连周志都成了瘟疫一般，说几句话，急忙躲出老远。好话说了千千万，周志急得七窍生烟。可就是使劲使不上。他跟开出租车的司机讲，这病人是帝京的大名人、大作家吾从周，是市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是部长都非常器重的文人才子，谁知，这年月的人都不吃这一套，一句话“你找部长去呀”，把周志噎得喘不过气。

来。

正在无法可想的时候，耳朵边上却传来一声“垃圾喽——！垃圾喽——！运垃圾喽！”的吆喝声，使周志绝处逢生，他急忙拽住运垃圾的老头，三言两语说了个大概，老头听说是吾从周生了病要送到医院去，垃圾也不运了，车上装的几个垃圾筐都丢弃在垃圾箱旁边，急忙把他的铁轱辘架子车拉到候车室门口。

周志手忙脚乱，和王道民的老婆赵敏一起，半扶半架地把吾从周安顿在架子车上，又把两个人出门的行李都寄存在车站的小件寄存处，便和运垃圾老头一同赶往西都医院。架子车有轱辘没有车胎，在马路上一颠一颠，偏偏铁轱辘又早就走了形，走起来起起伏伏，平展展的马路上，却象是转动在波浪里，高高低低。周志尚且只顾着急，王道民的老婆赵敏可心疼死了。眼见的一个风流潇洒又善解人意的大名人，如今半死不活地躺在腌脏的架子车上，已经无法自控的脑袋随着车子的颠簸一摇一摆，脸色煞白，嘴角上挂着一道涎涎，早已心疼得眼泪汪汪。

运垃圾老头大步如飞，却又如同脑后长着眼睛，一边放慢了车速一边说道：“这位大嫂，我看你也坐到车子上去，扶着吾作家吧。”赵敏怕再加一个人给车子加了重量，不忍上车，老头又说：“你就别疼我了。我一天到晚风里行雨里走，拉个三五百斤是常事，你快上车吧，上车往前坐一点儿，也好把车子的前后份量摆平，车子不怕重，只要前后匀着点，就又轻又快。”

赵敏顾不得其它，跨上车去，自家尚未坐好，却已经把吾从周的上半身都揽在怀里，象是一个母亲抱一个大孩子一般，也顾不上掏手绢，就把自家穿得真丝绸花的衬衫擦起来，擦去吾从周脸上的冷汗和嘴边的涎沫，却露出自己一块白白的肚皮，引得路

人转过头来，她却浑然不觉，只觉得吾从周浑身冰凉，不由得把吾从周搂得更紧。那牙关紧闭的脑袋。正贴在她的两乳之间，轻轻地摆动，不一会儿，竟然摆动得她身上热燥起来，心中暗自想道，看来两人也真是有不解之缘。上一次在胡知非那里，夜半更深，吾从周耐不得寂寞，敲开了自己的房门，也许是自己白日里的那一番表露爱心给他助长了胆气，素来孱弱和胆怯的他，竟然会做出那样强烈冲动的举止，若不是自己坚持了心性，不愿意去做一时间痛快却会给各自的家庭生活造成更大的裂痕和阴影的事情，才使她和吾从周都守住了自己的心猿意马，守住了自己的身子，也守住了那一片心灵的净地。没想到，今日里却另是一番情形，吾从周昏迷不醒，自己也顾不得其它，却是与他得有肌肤之亲，岂非是天意？想到这里，不禁低头细看，只见吾从周脖子上那用一根红丝线吊着的铜钱，滑向了一边，铜钱的面子上磨得镜面似的雪亮，于是，借着为吾从周整整因连日未加洗涤显得发黑发皱的衣领，顺手把铜钱贴在手心，在嘴上亲了一下，又款款地塞进吾从周的衣领之中，这才听得老头又在疯疯癫癫地念出一首歌谣来：

五十年代人帮人，六十年代人爱人，七十年代人整人，八十年代名人顾各人，九十年代不发财不算人。

王道民老婆赵敏便道：“老汉，你这歌谣儿一天一变，越唱越好了。”

“我是大闲人哩，不象你们这些上等人一天到晚忙得连尿尿的工夫都没有，心闲了，便愿意想想这些意意思思的，想好了，便唱几句，自己高兴，听的人也高兴。人要是一高兴，甚的病病痛痛也不找你。你看这吾作家，平日里出门，骑木兰，坐出租，专人请，

汽车挤破门，到今天发了病，还不得靠我这老汉给他当驴子？”

一通扯闲天，把刚才那一阵热燥散了开去，赵敏心下以为自己做得机密，却不料已经被周志看在眼里。想周志是何等聪明的人物，举一反三，见微知著，看赵敏把吾从周热辣辣地拥在怀里，便已明白了几分，再看见赵敏把那枚铜钱亲了一口，心里更是雪也似一片亮。想来，吾从周才是骨子里真风流。自家不过就和柳宛儿好了一场，便惹出如此这般的风波，连亲娘老子都受到牵连吃苦头，想这吾从周，论年龄是未老先衰，脸上的褶子都显出来，方才不过是四十年纪，论他的人才，哪里比得上自己身材魁梧，体格健壮，麻麻瘦瘦一个书呆子，却成天在女人堆里打滚，沾着一点儿边的女人就喜欢他，连王道民这大名人的老婆，平日里看来不显出不露水的，待人冷冷淡淡，说话不紧不慢，自家的男人论名气比吾从周差不了多少，论挣钱，花几个星期仿一张石鲁或者八大山人的画，就比吾比周关起门来写一年半载的都要来钱，谈开了，哪一年不画它十万二十万的，可这女人就硬是吃错了药，看吾从周已经病成这副模样，还痴痴地恋着他，想着想着，心下不禁又懊恼起来。

吾从周住进西都医院，自有一群朋友帮忙。医生和护士抢救了几几天几夜，总算是使吾从周脱离了危险，恢复了神智。人醒过来了，神气却大不如前，只见嘴唇哆嗦舌头乱抖，说一句完整的话都要费好大的力气，只是盯着张文兰眼泪就无声无息地流下来，流过鼻翼，流进嘴唇。

话说这天半夜，张文兰和老娘拉了半天闲话，还要张文兰第二天白天过到文联大楼这边，把吾从周的旧鞋子拿两双过来，以后老太太睡觉的时候，不光是要抱着自己的鞋子，还要把吾从周

的鞋子也一起抱在怀里。只要把女婿的鞋子抱在怀里，他的魂儿就不会走丢，在四面八方转向几个圈子，也会最后又回到双仁巷来。又数数落落地埋怨起女儿来，说男人家哪里有不喜花花草草的，生就的花花心，就看作女人的能不能把自己的男人拢得住。自己的男人，张文兰的老子，年轻时候也不是个规矩人，那时候比现在还方便，口袋里有了几个钱，便去城边上寻那些“暗门子”，城里的高级青楼妓院也有，不是花不起那份钱，是觉得在那些讲究排场的明窗净几、雕床绣帐里无形中受拘束，放不弄手脚，还不如在那些粗俗女子那里玩个痛快，做娘的起头里也想不开，和男人闹，闹得翻天覆地，闹得四邻不安，寻死寻活，一哭二闹三上吊，差一点儿就跳进双仁府的那口甜水井，结果，越闹越不行，日子都过不下去了。当男人的把家里的钱全装在身上，十天半月不落家，把个鲜鲜嫩嫩的媳妇饿得守不住家，三天两头往娘家跑，一来跟张文兰的姥娘诉苦流泪，二来也在娘家混一餐两餐饭吃。这时候姥娘才告诉她一个高手段，说对男人不要硬逼硬卡硬挤，那只能把男人逼走了，他爱抽大烟，你就陪他抽两口，他有花花心，你就给他几块大洋，让他出去玩耍一回，他要是喜好耍钱呀，你就把麻将桌摆在当院里，让他放开了玩。张文兰的娘哪里听过这些话语，便问姥娘，娘呀，你这不是火上加油，还嫌这家败得慢呀。姥娘跟她说，傻闺女呀，把男人逼走了，把家搞散了，还不是人财两空，什么都落不下。做人就得豁出去，豁出一头去，守住另一头，破了财，免了灾，只要守得住男人，就是去讨吃要饭，白天也有人相跟，夜来也有人作伴，总还是一家人哩。再说，别看那些男人一个个生得高高大大，全长得一颗娃娃心，就象小娃儿，你越是不给他糖吃，他就越是犯馋，有空子就偷嘴，你

把糖罐子给他摆在桌子上，让他尽兴地吃，吃不了几天，你就请他吃，他也吃不下，姥娘还说，她听书里的老秀才说，讨厌的厌字咋写？就是‘饜’字，跟吃饭有关，人一吃饱了，就生了讨厌之心。男人就是犯贱哩，饿了糖也甜，饱了糖也嫌。做娘的就是因为听了姥娘的话，惯着你爹去花钱去玩女人，才守住了这个家，过了年轻那阵子，心也看住了，家也兴起来了。

听为娘的说了这一大篇闻所未闻的话，张文兰心里乱乱哄哄，一时理不出头绪来，在床上翻来翻去，把她和吾从周的事情前前后后地想了又想，好象开了一点儿窍，心里说不清是什么滋味。天麻麻亮的时候，却听到娘在那一边大叫：“文兰！”“文兰！”不等文兰回答，做娘的又早颤颤微微地走过来，着急得眉毛眼睛都变了样，“你看你爹又回来了，就在那椅子上还坐着哩。我说他老不死的越老越没正经，三天两头地麻缠我，也不怕当闺女女婿的笑话，老头子骂我，你还在胡嚼咕草料哩！把儿女托付给你，你们俩个大活人，连个女婿都守不住，还得我死老头子半夜三更赶野路踩露水地回来提醒你，我可是说下了，咱们的女婿明天可是有一难，就看他过得来过不来，你们还不快去拉扯他一把？他跟我说完了，还不放心，还非要叫你也过去，他还要嘱咐你哩。”

张文兰听得半信半疑，心惊肉跳，过到娘住的那间屋，只见窗帘遮得严严实实，屋子里的光线朦朦胧胧，那一口棺材阴森森，从门框上射进来的一束阳光，正端端地照在那只太师椅上，一柱阳光正沿着那束光线攀缘，屋角上那只蜘蛛网也如同在跟着抖动，“你看，那不是你爹？”老太太一指一戳，把个心力憔悴的张文兰吓得跌倒在地上。老太太伸手去拉女儿，凭她的力气，哪里拉得动，一着急，又冲着太师椅骂将起来，“你个老不死的，成